



海內知己

中國時報「海外專欄」選集第一輯

中國時報主編

封面設計：郭震唐
央館卡號：60-1032

海內知己

(海外專欄選集第一輯)

晨鐘文叢 ⑪

N ③①

主 編：中 國 時 報

發 行 所：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光復南路260巷40號之1

電 話：7 8 3 4 7 8

郵購帳號：1 6 2 4 8

香港總經銷：文 藝 書 屋

香港九龍尖沙咀漢口道4號6樓

印 刷：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特 價：新 臺 幣 元
美 金 1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60 年 9 月 10 日

七 版：中華民國 62 年 9 月 10 日

有版權・勿翻印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
內版臺業字第 1790 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掉換)

門市部：
中國書城特區
臺北市成都路1號

序

白先勇

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內憂外患，迭出不窮。我們的文化遭到空前的挑戰，我們的社會歷經鉅大的變遷。羈旅在海外的中國智識份子，目睹國家多難，他們的心情無疑是十分的沉痛與複雜的。無論居留在機械文明鼎盛的北美，古老文化搖床的歐洲，或是種族同宗的東亞，他們的個人遭遇或異，然而故國之思則一。江山信美，而非吾土的感慨，在他們的胸中不斷的激盪縈迴，往往不能自己，而欲一吐為快。

中國時報有鑑於此，特為開闢新園地，讓海外遊子，抒發心聲。這便是中國時報副刊的「海外專欄」。這項專欄，始創於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其目的在於連繫海外的中國智識份子，溝通國內外彼此之間的隔閡。專欄的接觸面極為廣賅：北美、歐洲，遠東的日、韓、香港，東南亞的各國，遠至澳洲，都在接觸網內。專欄的內容極為豐富，有抒情的遊記、感想，有嚴肅的批評、推介，有富於建設性的國是建議，亦有趣味盎然的報導訪問。而專欄的作者羣亦足以代表海外智識份子的各種面貌：有功成事就的學人教授，有初露頭角的青年俊彥，有正在奮鬥的留學生，亦有默默無聞，流居異地的遊客。

這一年來，「海外專欄」的成就，可謂洋洋大觀。晨鐘出版社幸獲中國時報同意，將其輯成選集，把這一代中國智識份子的心聲，做成永久的記錄，以饗海內外的讀者。頭二輯題名，取其「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之意。晨鐘出版社特此向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以及中國時報諸同仁致謝。

民國六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目 錄

美洲地區

A·赫胥黎

夏志清

一

除夕雜感

李抱忱

六

宗教問題雜感

李抱忱

九

藏書雜談

傅孝先

一二

從湯顯祖的遊園驚夢

秀眉

一七

到白先勇的遊園驚夢

於梨華

二〇

閒話凱瑟琳·安·波

李百夕

二五

美國最佳十大學府

莊信正

二九

導演——一個影迷的

林慰君

三二

看法

美國幽默詩人那施





目 錄

達達主義的開山鼻祖	施叔青	三六
法林格蒂的三個短劇	施叔青	三九
夏威夷的EWC	馮鍾睿	四二
消費至上	程小美	四五
漫談諾貝爾獎	楊亮	四九
明日的詩人	合子	五三
細雪	小鹿	六二
冬以及書信	小鹿	六六
歐陽子的小說集一		
秋葉	白先勇	七〇
歐洲地區		
「他山石」之一一		
譯裴濟詩兩首	程抱一	七五





目 錄

我藝術的根在故鄉	陳錦芳	八一
從「冷漠的時代」看		
莫拉維亞的小說	禪定	八四
世界最大的全景畫		
觀賞記	張鈞	九七
歐陸行	樓寶善	一〇二
最長的七星期	伊犁	一〇六
澳紐地區		
脚下見聞錄	韓迪厚	一一〇
千山萬山	柯彬	一一三
中東地區		
天涯倦客	高信譚	一一九





目 錄

非洲地區	王琰如一二三
馬爾他見聞錄	
印度地區	
羅摩·里拉	馬都·瑞一二八
東南亞地區	
吉隆坡的話劇活動	魯 莊一三五
緘默是不可能的	溫任平一三九
韓日地區	
日本出版界	余阿勳一四四
日本文壇牆裡牆外	余阿勳一五〇
日本的中國語學研究	余直夫一五三
日本大學何處去	余直夫一五六
堀口大學在詩創造上	





目 錄

的業績	洪順隆一五九
日本新宿的實驗小	
劇場	松庵一六三
臺灣公害的目前與	
將來	黃金旺一六六
美國博士制度的癥結	洪祖顯一七一
奈良的「春日大社」	喬遷一七六
北國風情	黃美之一八二
漢城記遊	張家友一八六
香港地區	
中文與國語	徐訐一九〇
赫胥黎的小說	宋淇一九三





錄

目

徐志摩的朋友	奧非歐二〇〇
馬料水書簡(一)(二)	劉紹銘二一二
爲臺灣出版界進一言	劉紹銘二二四
兩面之緣	李輝英二二七
生活在赤道上	黃思騁二三〇
音樂的語言——詩	黃思騁二二三
日本的小酒館	司馬長風二四三
朱自清的散文	思果二五三
我的第一次演唱	費明儀二五六
心靈閉塞症	王敬羲二六〇
芝加哥夜航	王敬羲二六二



A·赫胥黎

夏志清

夏志清，耶魯大學博士，現任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有「現代中國小說」「中國古典小說」。

— 1 —

今天到哥大書店去訂購兩本有關中國文學的新書（一本是 J. D. Frodsham 譯的「李長吉詩歌」，一本是 Wayne Schlepp 著的「散曲論」），順便到陳列新書的書架上見到一巨冊「赫胥黎書簡」（*Letters of Aldous Huxley*），千頁左右，定價十五元，不算太貴，就把它買了。近年來購書，絕大多數和我自己研究有關，或是教書時必備的參考書，實在沒有餘資去顧到歐美文學。但「赫胥黎書簡」我毫無猶疑地買了，因為他的著作，除早期兩三種外，差不多我全部讀過，自藏的也有十四五種，二三十年來他一直是一位最使我心折的作家。從他的書裏，我得到教益之多——關於藝術、文學、科學、人生、哲理各方面——實在無法估計。

「赫胥黎書簡」的編輯人是杜克 (Duke) 大學教授葛羅佛·史密斯 (Grover Smith)，同赫氏素昧平生，寫的序言較簡短，不像當年赫胥黎為他的好友 D. H. 勞倫斯輯集書簡時，寫了一篇最公允的蓋棺定論，史密斯以「艾略特的詩和戲劇」(T.S. Eliot's Poetry and Plays) 一書署名，他不是第一流的批評家，僅是對註釋艾略特作品這項工作做得特別道地罷了。他輯集赫胥黎的書信，當然要靠赫氏親友的幫忙。同一大堆人通信，索取材料，本身就是件很吃力的事。赫胥黎一九六三年一月逝世，「書簡」一九六九年即出版，史密斯代表了一般美國學者研究近代文學勤快和不辭堅苦的精神。近十多年來美國學者們對搜集現代作家資料，編寫傳記的工作做得特別有成績，有時使人感到可怕：把芝麻大小的事記載下來，究竟使我們對那些作家的瞭解有什麼幫助。普林斯敦教授貝克 (Carlos Baker) 去年出版的「海明威傳」，厚厚的一本，就引起不少書評人的反感，覺得我們知道海明威生平事蹟這樣多，反而覺得他這個人虛榮，孩子氣，自私，影響到我們讀他作品時應有的客觀態度。此外同類性質的巨著還有埃爾門 Richard Ellmand 教授的「喬埃斯傳」(埃爾門正在寫「王爾德傳」，一定又是一部六七百頁的書)，休勞 (Mark Schorer) 教授的「辛克來·劉易士」。前天 (七月廿六日) 紐約時報「星期書評」上評介了一部史達克 (Noel Stock) 著的「龐德傳」，四百七十一頁，還算是小型的，但詩人龐德尚未去世，隔幾年故世後，當還有更巨型的傳記問世。可喜的是艾略特最討厭人家調查他的私生活，他的未亡人及生前友好們也一直遵守他的遺志，不把書信，傳記資料公開，我想一、二十年內可能有巨型的「艾略特傳」問世。

在一般人心目中，赫胥黎同艾略特、喬埃斯、勞倫斯諸人比起來，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好像要低一

些，這實在是件很冤枉的事。即是剛剛去世的福斯特 (E. M. Forster)，雖然作品不太多，好像在小說史上的地位也比赫胥黎高。企鵝叢書「英國現代文學史」裏福斯特、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都有專章評論，赫胥黎卻沒有。(艾略特、喬埃斯作品難懂，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有人專心一意去研究他們，同時他們的文體、風格的確新穎，對較他們年輕一輩的作家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勞倫斯生前即是位一舉一動受人注意的人物，近廿年來李佛斯 F. R. Leavis 一直在捧他，李氏在今日英國批評界佔第一把交椅，徒子徒孫特別多) 企鵝叢書七厚冊「英國文學史」即是他們按照李佛斯觀點編寫的)，跟着都說勞倫斯偉大，認為他是亨利·詹姆斯後英國第一小說家，李佛斯的小說評論，我是非常服膺的。

赫胥黎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初期，寫了幾部諷刺玩世的長篇小說，風靡一時，以後批評家大半也以小說家目之，覺得他的後期小說不對勁，不够味。最近一期耶魯季刊 (Yale Review) 有一篇文章討論赫氏的後期小說，也是炒冷飯，並沒有提供什麼新見解。赫胥黎對寫小說當然不是不努力，他最後一部長篇「島」(Island) (一九六二)，化了不少心血，但因為他一本正經寫一個理想的烏托邦，觀點態度正和「美麗的新世界」相反，報界反應不佳，使他很失望。其實赫胥黎與其說是位小說家，還不如說他是位散文家。他是屬於伏爾泰 (Voltaire) 傳統比較着重理智的「文人」(man of letters)，一種興趣無所不包的文人，小說僅是他表達自己意見，自己對宇宙、人生各種問題看法，文藝形式的一種而已。比赫胥黎較早同一類型的英國文人有王爾德、蔡司透登 (G. K. Chesterton)、蕭伯納等。這些人腦筋敏捷，文章寫得清楚有條理，根本用不到批評家加註，結果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都比較吃虧，赫胥黎比王、蔡、蕭諸人更聰明，寫出「美麗的新世界」(一九三二) 後，人生態度更嚴肅，不論寫小說、散文，完全以

一個求智者的姿態出現，因此對東方的宗教、哲學也大感興趣，反使早年擁護他的讀者對他不滿，認為他出賣了早年的自己。但我想真正了解赫胥黎的人，一定都應該覺得他的後期作品更有價值、更富有智慧、更顯出他整個成就的偉大。

赫胥黎早年的長篇小說，我已多年未重讀，想仍能保持它們在文學史上一定的地位。他的散文、短篇小說，沒有一篇不是精品，假如我們說赫胥黎是二十世紀英美文學史上最重要的散文家，也不算是過譽。他晚年重印的兩本「短篇小說集」「散文集」（可惜後者只好算是選集，遺漏太多），希望在臺北有人盜印，以便更多引起讀者的注意。赫胥黎家學淵源，天份特高，對各項文藝科學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在許多文章裏，他討論繪畫、音樂、文學，都表現出超人一等的悟會。他對人類在體德智三育方面的進步可能性特別感興趣。他雖然博覽羣書，覺得僅憑理智所得來的知識是不够的，晚年讀了不少東西聖賢、神秘哲學家的著作、語錄，以求悟到真理。最後他憑藥物的幫助，體會到一些神秘的境界。他也是廿世紀文豪中最早注意到人口激增、人類環境惡化的大問題的一位。目前在美國，吃迷幻藥和改善人類環境兩件事，大大引起年輕人的興趣，可惜他們缺乏赫胥黎虛心求智，悲天憫人的精神，吃藥徒求刺激，改善環境反變成了政治性的口號，赫胥黎寫過兩部極精彩的傳記：「神父約瑟」（Grey Eminence）（一九四一），「盧頓的魔鬼」（The Devils of London）（一九五一）。後者可說是他的傑作，刻劃畸形的宗教經驗，入木三分，比當代任何心理小說更饒興味，更揭露了人生的真相。

先兄濟安曾在柏克萊聽過赫胥黎一次演講，他講話慢吞吞，沒有他文章漂亮。朋友問赫迷不多，宋淇（林以亮）是一位，但他當年愛讀的是赫氏早期作品，不知道他對他晚期作品是不是同樣感興趣。金溟若故

世已有一月多了，悼傷之餘，我重讀了他的文章，其中一篇討論「源氏物語」的「日本古典文學的國際進出」（載「自己話、大家話」）給我的感觸最多，金先生是翻譯「源氏物語」的理想的人選，他自己也久有此意，想不到剛退休卽作古，此願未酬。該文中金先生提到兩本赫胥黎的小說「幾經炎夏白鳥死焉」（*After Many A Summer* 美國本標題爲 *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 - 一九三九）和「時乎停歇」（*Time Must Have A Stop* - 一九四一），並討論到書中的情節，想來金先生一定讀過這兩本書的。（二書標題典出丁尼生，莎士比亞，金先生譯筆何等典雅。）金先生是日本留學生，五四時代的人物，比較偏愛日本文學和歐洲文學。想不到他對英美文學也這樣有研究，連這兩本比較冷門的赫胥黎小說也讀過了。今年二三月間我同金先生相敘四五次，但因為當時不曉得他也是赫迷，竟沒有談到我們心愛的作家，回想起來，這也是我終生遺憾之一。

除夕雜感

李抱忱

李抱忱，音樂教育博士及語言學家。現任美國愛我華大學中文暨遠東研究主任。

作者曾於卅六年前在北平故宮舉行我國首次大規模露天合唱大會，並任美國國防語言學院中文系主任十五年。著有：山木齋話當年，山木齋隨筆及其他樂論，曲譜集十數種。

總說罷，到紐約去參加了三天的現代語言協會年會，除夕那天趕回現在住的愛我華城，參加在舍間舉行的除夕夜宴，享受內子大顯身手的年夜飯。座上高賓只有三對夫婦，是我們兩年半前一到愛城就認識的好朋友。也都是我們的忘年交。他們的年歲雖然都不到內子和我的一半，也就是說都不到三十歲，但是談笑起來，親如兄弟姊妹，毫無年齡的隔閡。第一對夫婦是呂嘉行兄（東海大學政治系畢業，在卡夫